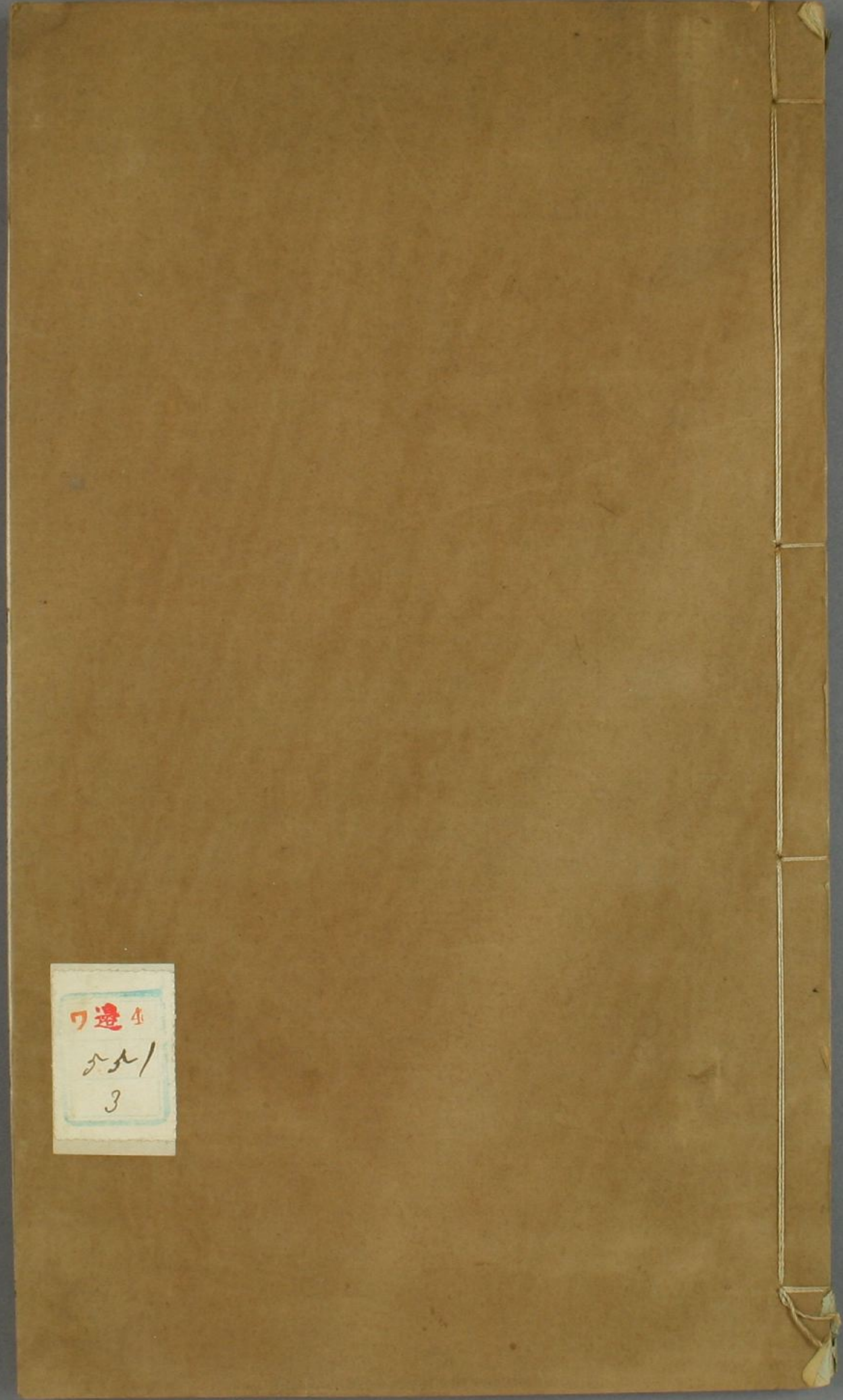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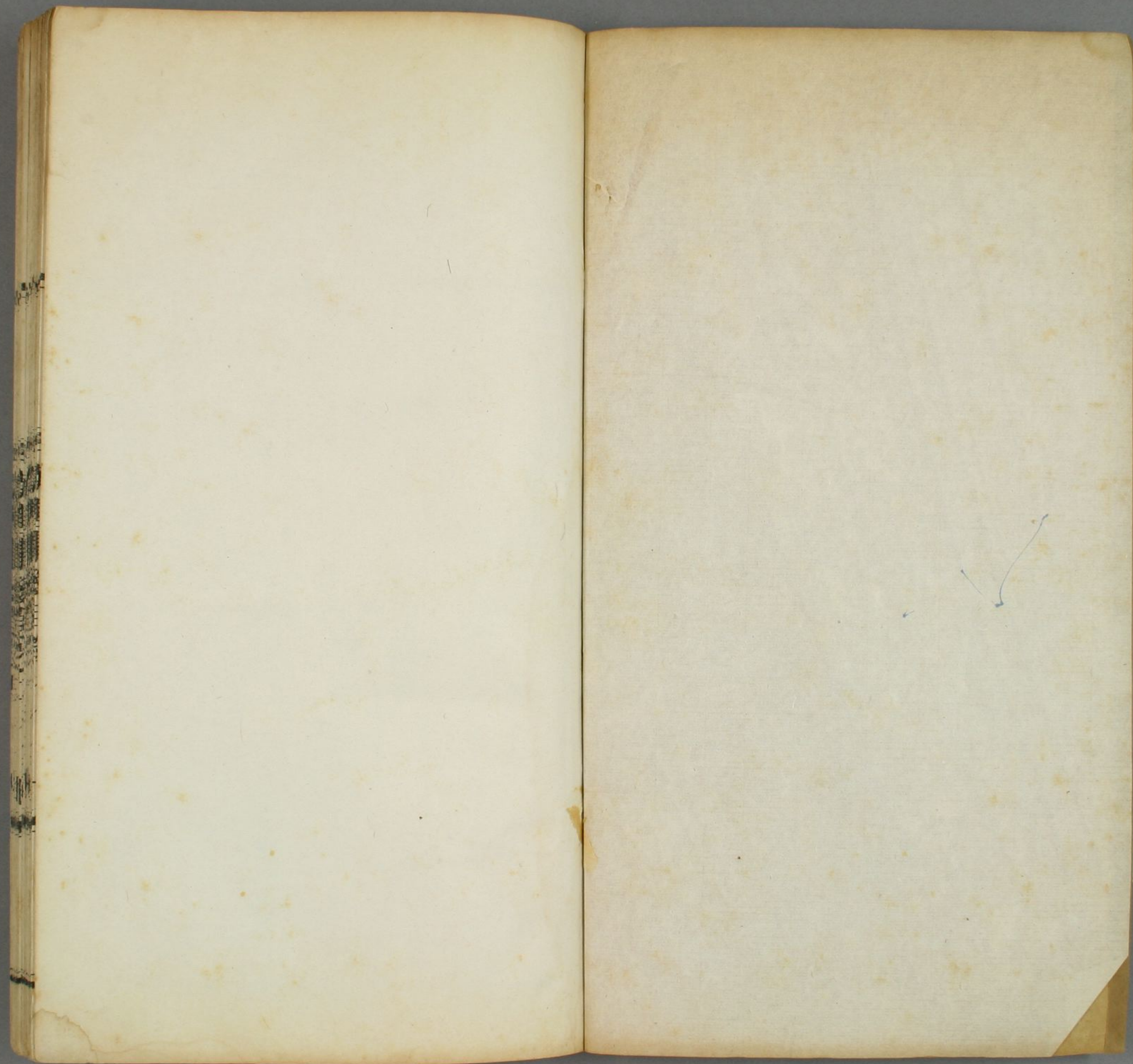




刀邊4
521
3





東京書院藏書

門邊
歸
卷

沒
40
3

漢唐事箋後集目錄

唐

所錄
有物

卷之一

宰相上

宰相下

六尚書

吏部

戶部

卷之二

臺諫

學官

階勳封爵

考功

卷之三

內外官

方鎮上

方鎮中

方鎮下

漢唐事箋後集

藏書

卷之四

郡守

縣令

選舉一

選舉二

卷之五

選曹

貢舉一

貢舉二

任子

卷之六

口分世業

寬狹鄉

租庸調上

租庸調下

卷之七

府兵上

府兵下

內外兵

禁兵

卷之八

邊防

戶口

役

東南財賦

漢唐事箋後集目錄

漢唐事箋後集卷一

進士 盱黎 朱禮 德嘉 著

唐

宰相上 唐相名太褻實太繁其體終昧

唐以中書僕射侍中為三省官

官志唐初因隋制以三省之長中書令侍

中尚書令共議國政此宰相之職也其後以太宗嘗

為尚書令臣下避不敢居其職由是僕射為尚書省

長官與侍中中書此蓋漢世宦官褻臣之稱

令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又謁者僕射注曰

天子出奉引古者重武有主射以督錄之故曰僕射

侍中掌侍左右贊導眾而以命宰相此儒者所以譏

事顧問應對出則參乘也然此特其名之不正者爾實亦無害而其大患乃

在職掌太煩而寄任者不一蓋三代之際天子所與

漢唐事箋後集卷一



大臣致力於官府都鄙邦國之治者

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

王治邦國以八法治官府以八則治都鄙

莫不近者致其詳遠者致其畧

卑者治其煩尊者治其要故宰相常居其逸而天子

至於無為自封建不立而人主所自治者寢遠一命

之士皆自朝授而人主所自治者蓋勤然而詳畧煩

要之區苟有統理庶幾近古亦可言治今太宗既為

尚書六司

官志尚書省尚書令一人正二品掌典領百官其屬有六尚書曰吏部戶部禮部兵

部刑部工

又有九寺四監

官志太常寺光祿寺衛尉寺宗正寺太僕寺大理寺

鴻臚寺司農寺太府寺九卿寺皆曰正卿少卿曰

大夫又四監國子監少府監將作監軍器監見下釐

掌庶務而以宰相總之夫豈不可乃以宰相下行有

司之事又以他官上佐宰相之職杜如晦既攝吏部

又監東宮兵馬

本傳俄檢校侍中攝吏部尚書總監東宮兵馬進位尚書右僕射 魏

徵戴胄岑文本張亮褚遂良之徒皆自下位參預朝

政或云專典機要

魏徵貞觀二年以秘書監參預朝政戴胄檢校吏部尚書正觀四年

以本官參預朝政帝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遂良進黃門侍郎參綜朝政張亮以刑部尚書參預朝政並

見本傳然則豈有一定之統哉終唐之世宰相無常職

亦無常員乃至守本官為之而有領如故判如故之

肅宗寶應元年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

故代宗廣德元年劉晏為吏部尚書同平章事領

度支等使如故憲宗元和十三年皇甫鎛為戶部侍

郎判度支八月以本官及程昇以工部侍郎並同平

章事判使如故坐政事堂而分決本司事以自便

如初諸司官兼知政事者至日午乃還本司視事開

元以來尚書知政事亦知中書決本司事以自便或至數十人同時為之

漢唐事考卷之一 後集二

以故用之易自用庶僚超拜同時或至有或授以帥
 十七人又見宰相表睿宗景雲元年云云
 臣而謂之外宰相其不足取法非一端槩此非太宗
 貽謀之過歟夫太宗但能責房杜日閱訟牒為非宜
 房元齡傳進尚書左僕射帝曰公為僕射當助朕廣
 耳目訪賢才比聞閱訟牒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勅
 細務屬左右丞不知下兼他職已失其宜房杜但知
 大事開決僕射
 遜諫臣直為得大體房杜贊王魏善諫而房杜遜其直不知下行選
 部太宗以關中米貴始分人於洛州選上謂元齡曰官在得人不在員多命元齡併省留文武總六百四十三員如晦傳如晦為參掌考功與王珪掌內外尚書右僕射仍領選事
 官監修國史元齡傳進左僕射監修國史兼領學官元齡累進考功郎中文學館學士如晦封建平縣男兼文學館學士皆非其體也當是時陳師合上
 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眾職而太宗斥之嶺表傳如晦

晦與元齡共管朝政引進賢者下不肖咸得職當時浩然歸重監察御史陳師合上拔士論謂一人不可總數職陰剷諷如晦上日師合欲以此離間吾君臣耶斥之嶺表史蓋以此稱太宗
 能柄任大臣不知師合所言要有至理且謂之宰相
 自然無所不總何煩又兼他職然後謂之柄任邪師
 合之論非以輕宰相政以重宰相也時君既以貽譴
 史官又以歸曲宜其論之不傳也嗟夫真知宰相之
 體者太宗房杜猶有愧下此又何言焉姚崇三為宰
 相皆兼兵部本傳兼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睿宗立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中書令元宗時貶申州刺史累遷同州刺史後拜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封梁國公通鑑元崇吏事明敏三為宰相皆兼兵部尚書緣邊屯戍斥候士馬儲械無不默記牛僧孺前後作鎮
 皆佩相印本傳德宗時遷中書侍郎數求去位為於鄂州置武昌軍授武昌節度使同平章事

後檢校尚書左僕射平章事為淮南節度副刻之銘
大使又文粹神道碑前後作鎮皆佩相印
誌書之史策以為美談豈知其為當世弊政哉

宰相下 宰相正當諫君李德裕著論獨謬

古者諫無常員位乎朝者皆有言而况宰相豈無
言責故伊傅周召皆有訓誥著於詩書不可誣也唐

太宗嘗責宰相全無諫諍若但書救行文書人誰不

堪通鑑正觀三年四月上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中書
門下機要之司詔敕有不便皆應論執比來為諸

順從不聞異違若但行文書此為得所以委任大臣

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才也

之道其時魏徵位宰相號稱善諫前見不聞以是為侵

官也李泌言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本傳德
宗朝拜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數稱舒王賢泌揣
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

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

曰然日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為臣言之

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耶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

而誅分也帝悟陸贄言姜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

太子乃得安

固其職分公輔傳德宗朝擢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帝從梁唐安公主道薨帝悼之甚

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賊平主必歸葬今行道宜從

儉以濟中興帝怒謂陸贄曰唐安之葬不欲事瑩壟

令累斃為浮圖費甚寡約不容宰相獻替固其分本立輔

過爾贄曰公輔官諫議職宰相獻替固其分本立輔

臣朝夕納誨微而李渤以蕭俛段文昌不諫驪山之

彌之乃其所也

幸書之下考李渤傳穆宗立召拜考功員外郎歲終
當考校渤自宰相而下升黜之上奏曰

宰相俛文昌值陛下即位倚以責功安危治亂所繫

也陛下比幸驪山宰相學士皆股肱心腹宜皆知之

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俛與李絳久不諫憲宗輒詰

學士杜元穎等請考中下

所以然本傳憲宗時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

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與卿講天下事然則唐之
乃其樂也絳或無論諍帝輒詰所以然
賢君未嘗不以諫諍為宰相之責惟李德裕著論乃
言天子有爭臣七人非宰相之謂也且宰相職無不
總天下之事皆得平章何獨諫諍而不可歟且其位
尊地親地親則其察之也微位尊則其接之也重故
以宰相而備諫常得之於得失未彰之前而有欵曲
必從之勢雖唐制諫官別有員數若其事涉利害亦
容宰相爭執何獨不可而謂非其職乎且唐宰相分
領他事多矣不以是為侵官獨於諫諍致辨焉豈為
知所輕重哉然德裕亦稱名相非苟為容悅者不知
何為獨建此論其與武宗言開元初輔相率三考輒

罷雖姚宋不是過惟李林甫秉權乃十九年以為亟

進退宰相為治之本德裕傳武宗立召為門下侍郎

進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又言開元初輔

相率三考輒去雖姚崇宋璟不能逾至李林甫秉權

乃十九年遂及禍敗是知亟進此言又異於持祿保

罷宰相使政在中書誠治本也

位者然獨不言房元齡相太宗十八年宰相表武德

位為中書令正觀魏徵亦十四年宰相表正觀三年

十七年以母喪罷何害其為治哉以此知其言論苟發不

為太子太師政十六年罷當事理居多非知道者特以才具勝耳

六尚書綱要不專故官繁必曠

有虞九官周六卿其實一也或析一而為二兵刑是

也舜命皋陶明刑兼理蠻夷猾夏之事或合二而為

周則大司馬掌兵大司寇掌刑也

一禮樂是也舜命后夔典樂伯夷然虞官百周三倍

書周官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周卿雖寡而副之者

多故也秦變古為九卿世儒乃謂三孤與六卿為九

與六卿為九秦人每事不師古始亦未嘗取法成周

漢亦但承秦制而已惟其既為漢之九卿見漢宰則

不可復為周之六典冢宰掌治典司徒掌教典宗伯

典司空猶周之有六典亦不可復別為虞之九官也

今唐既有六尚書又有九寺卿官志每寺卿一人正

品又合周漢而並用之不幾於繁乎且一尚書之分

為其屬者有四是為二十四司矣官志吏部屬四一

三曰司勳四曰考功戶部四屬一曰戶部二曰度支

三曰膳部四曰主客兵部四屬一曰禮部二曰祠部

三曰駕部四曰庫部刑部四屬一曰兵部二曰職方

三曰比部四曰司庫工部四屬一曰刑部二曰都官

工部二曰屯田三曰虞部四曰水部二十四司之屬

有侍郎吏部侍郎二人正四品掌文選勳封考課之

掌天下土地人民錢穀之法官天下之材戶部侍郎二人

人掌禮儀祭享貢舉之政兵部侍郎一人掌律令刑法按覆

圖車馬甲械之政刑部侍郎一人掌山澤屯田工匠諸司公

識禁之政工部侍郎一人掌澤屯田工匠諸司公

解紙墨有郎中有員外郎吏部郎中二人判南曹皆為尚

書侍郎之貳司封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判南曹皆為尚

會賜予之級司勳郎中一人員外郎一人判南曹皆為尚

功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賦役貢功過之考法戶部郎

中員外郎掌戶口土田賦役貢功過之考法戶部郎

嗣之度支郎中員外郎各一人掌租賦復婚約

之宜水陸道塗之利歲計所出而支調之金部郎中

租稅祿糧倉廩之事禮部郎中員外郎掌禮樂學校
衣冠符印表疏圖書冊命之事祠部郎中員外郎各
一掌祠祀享祭天文漏刻國忌廟諱卜筮醫藥僧
尼之事膳部各一人掌陵廟之牲豆酒膳卜筮醫藥僧
武官階品衛府衆寡考校給告身之事一判簿及
軍戎調遣之名員外郎一人掌圖籍城隍鎮戍烽候防人南
曹歲選職方各一人掌圖籍城隍鎮戍烽候防人南
路遠近四藝歸化之事駕部各一人掌輿輦車乘傳
驛廐牧馬牛雜畜之籍庫部各一人掌輿輦車乘傳
仗刑部郎中員外郎掌律法按覆大理及天下奏讞
都官各一人掌俘隸部錄給衣糧醫藥而理其訟比
部各一人掌會內外賦斂經費俸祿司門各一人
掌門關出入之籍工部各一人掌城池土木之工役
程式屯田各一人掌天下之屯田及京文武職田諸
司公廨田以品級焉虞部各一人掌京都衢闕苑囿
山澤草木及百官諸藩時蔬薪炭供頓田獵之事水
部各一人掌津濟船塢渠梁堤堰溝洫漁捕運漕碾
磴之事然則何所不包而亦何所不任也司農太府
寺掌倉儲委積之事太府掌財貨廩戶部之職也太
藏貿易四方貢賦百官俸秩等事

常宗正

太常掌禮樂郊廟社稷之事宗禮部之職也

大鴻臚

正掌天子族親屬籍以別昭穆禮部之職也

光祿寺

掌酒醴膳饗之事禮部之膳部也衛尉掌軍

器儀仗帳幕

衛尉寺掌器械文物總武庫武器祭祀

兵部之庫部也太僕

與之政兵部之駕部也大理

刑部也而其

餘四監之政少府監掌百工

亦可也夫天下之事以今準古雖曰條目增繁而其

綱要自不可易苟因其職位釐而分之合而總之其

屬愈多而統目有要亦無害其為善法矣且以周之

六當虞之九豈其遂畧於古哉總之者要而屬之者

漢唐事考卷之七
詳也唐之官品卿監視尚書官志九寺卿並正三品四監並從三品六尚書

並正三品少卿視侍郎九寺少卿並從四品上是一職而二

任又多為之統則其勢必至虛授而多曠是其繁也

乃其所以為曠也杜佑言其繁之弊則曰官名職務

遷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臯陶二垂二

契二伯夷二伯益四伯冏之說本傳建中初河朔兵

佑以為救弊莫若省用則省官乃上議曰昔臯陶作

士今刑部尚書大理卿則二臯陶也垂作共工今工

部尚書將作監則二垂也契作司徒今司徒戶部尚

書則二契也伯夷為秩宗今禮部尚書禮儀使則二

伯夷也伯益為虞今虞部郎中都水使者則二伯益

也伯冏為太僕今太僕卿駕部郎中尚輦奉御開廄

使則四伯冏也古者天子有六軍漢前後左右將軍

四人今十二衛神策八軍六十員舊名不廢新資日

加且漢置別駕隨刺史巡察猶今觀察使之有副也

參軍者參其軍府事猶今節度判官也官名職務直

遷易不同爾詎有事實哉誠宜陸長源言其曠官之

斟酌繁省欲致治者先正名弊則曰兵部無戎帳戶部無版圖虞水不管山川金

倉不司錢穀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秘書不校勘

著作不修撰官曹虛設祿俸枉請文粹陸長源上宰相書且尚書六司

天下之理本云云計考者假而為資養身者藉以為平噫其言之盡矣亦知其為繁乃其所以為曠歟

地一隅如是諸司悉然欲才備吏部唐侵吏部官亦幸有數人知體

成周選舉之法先之以司徒而終之以司馬記王制

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

學曰俊士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

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

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

唐人先以禮部而終之以吏部禮部掌貢舉之政

吏部見前注云司

馬位居司徒之次而受其成者古之取人德行爲本

司徒考其德行而司馬授之政事故以司馬受終焉

若此類言之則唐之禮部乃古司徒之職而吏部實

居司馬之任所謂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

事以久奠食禮夏官司士云云則猶唐之考功郎之類也志

吏部考功郎掌文武百官功過善惡之考法凡百司

之長歲較其屬功過差以九等大合衆而讀之流內

之外有二十七最然而冢宰者初無預於其間豈

非以此爲有司之職而廢置大柄不應於始進之日

而錙銖之耶漢至成帝而選曹之名立東漢官志尚書令注成帝

用士人復故掌選署及自漢之東權歸臺閣東漢仲

奏下尚書曹文書衆事光武愠數世之失權忿強臣之竊命矯枉過直政不

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閣又陳忠傳安帝時三府任

輕機事專委尚書所謂臺閣者乃尚書之職而選所自出也

論者每以不任三公謂爲倒置豈非選權益重既非

昔比宰相又有不可虛拘者耶晉宋而下其任均矣

徐羨之謂蔡廓曰黃散而下悉以相委猶辭而不受

通鑑宋榮陽王紀景平元年詔豫章太守蔡廓爲吏

部尚書廓謂傅亮曰選事若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

能拜也亮以語錄尚書徐羨之羨之曰黃散以下悉

以委蔡吾徒不復措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廓

曰我不能爲干木署紙尾遂不拜又則吏部猶重也

晉山濤爲吏部中外員品多啟授然自是宰相常總其大而吏部常任其小以至於唐

有敕授有旨授敕授者五品以上宰臣奏議而除拜

之旨授者六品以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

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起居遺補及

御史等官皆以旨授列於選曹

陸贄奏議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云

云國朝之制庶官五品以上制敕命之六品以下則並旨授制敕所命者蓋宰相商議奏可而除拜者也旨授者蓋吏部銓材授職然後上言詔旨但畫聞以從之而不可否者也開元中吏部注擬選人奏置循資格限自起居遺補及御史等官猶並列於選曹銓綜之例著在令格至今不刊未聞常叅官悉委宰相選擇政又事近四年乃敕員外郎御史并餘供奉官

皆以敕授不復在吏部矣

選舉志元宗詔員外郎御

而兵吏部各以員外郎一人判南曹由是銓司之任益輕矣

然則吏部之權日益

輕宰相之任日以繁然而唐世吏部之職皆得以已意物論銓擇其材品而進退之非但據資授職而亦不可以取必於一定之制是以宰相吏部皆得行其權焉噫辨論官材司馬職也詔爵詔祿司士職也黃

散而下悉委之選宋吏部職也諫員臺屬不由敕授

開元以來吏部職也

並見上注

以今準古吏部之職豈其

輕哉夫唐既嘗輕之矣然猶有重者存是可嘉也若

夫元宗以蘇頌分掌吏部選而親臨決之吳兢切諫

以為不可

通鑑元宗紀開元十三年上疑吏部選不

書蘇頌等十八掌吏部銓請分吏部為十銓以禮部尚書定吏部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上表以為陛下曲受說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陳平兩吉漢之宰相尚不對錢穀之數不問關死之人况大唐萬乘之君豈得下銓選之事乎凡選人書判並請委之有司停此十銓上雖不即從明年復德宗命陸贄擇常叅官贄不從命

德宗以諸司所舉皆有情

故或受貨賂不得實材上密論贄自今除改齊抗不

復遣官覆吏部歲考曰尚書侍郎皆大臣選今更覆

核非任人勿疑之道

本傳德宗時官至太常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初吏部歲考書

言以他官第上下中書門下遣

柳渾不許門下吏白

過官曰既委有司而復撓之非賢者用心

本傳正元三年以本

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門下吏白過官渾愀然曰云云

此皆明選法本源而知

體之論可以為法者也

戶部

宰相理財無害而戶部三變則非

唐戶部之職蓋嘗三變焉杜佑為唐分六部兵吏尚

書資任尤美故宰相多兼領之

通鑑云蓋吏部主文選

兵部主武選

選舉志凡選有文武文選吏部主之武選兵部主之

此權任之所

歸是以稱美焉惟戶部當古地官之任

禮地官司徒掌土地人民

數之其任甚重其務甚繁然而不若吏兵之為美也方

時無事人主留意人材故以宰相下行選職見宰相注所

以寵貴之至於多事之日百萬兵屯仰給有司用度

或闕國非其國矣故不得已而以宰相下行戶部之

事而居之者誠為難焉蓋自肅宗始以宰相呂諲任

度支其後遂為故事

諲傳乾元二年擢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會母喪解三月復召

知門下省兼判度支還執政

如裴度李德裕皆常以身任之惟路

隋言宰相不可兼錢穀而度因辭度支

度傳累為宰相兼平章事

未幾判度支通鑑文宗三年路隋言於上曰宰相任重不宜兼錢穀瑣碎之事如楊國忠元載皇甫鎛皆

也於是度辭度支

章宏質亦言宰相不可兼錢穀而

德裕怒其輕已且貶之

李德裕傳武宗立召為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宏

質建言宰相不可兼治錢穀德裕奏言云云宏質賤臣豈得以非所宜言妄觸天聽是輕宰相又宏質言

漢唐事考卷之一
武宗曰宰相權重不宜使
領三司錢穀卒坐貶官
識者以是知裴李之優劣

然以國體言之則路韋之言誠為得之矣若捨其文
而究其實此蓋邊籌國計之大者安危之所係非其

才具過人有未易辨委而辭之則甚易取而任之則
甚難夫行選事以為美而人不以為議任錢穀以為

論而人反以為譏必欲為持體之論盍於人情之所
欲者先焉然周制以冢宰制國用

內史司會冢宰
貳之以制國用
九貢祀貢嬪貢器貢幣貢材貢貨貢服貢旂貢物貢
是也九賦邦中之賦四郊之賦邦甸之賦家削之賦
邦縣之賦邦都之賦關市之賦山澤之賦幣餘之賦
是也九式祭祀賓客喪荒羞服工事幣帛芻秣匪頒
好用之式是也九職三農生九穀園圃毓草木虞衡
作山澤之材藪牧養藩鳥獸八工飭化八材商賈通

貨賄嬪婦治絲枲臣妾歛蔬材間民轉移執事是也
小宰執九貢九賦九式之法以均節邦用太府掌貳

九功令民職之財用九式節邦之財用九賦令財用
九正九事以周知出入屬官治其繁而冢宰總其要

耳天官冢宰之職以九職任萬民以九賦歛財賄以
九式均節財用以九貢致邦國之用此其要也

唐制六部尚書皆宰相之屬見宰相注而度支郎掌歲計

所出而支調之與中書門下議定乃奏官志度支郎
員外郎掌天

宰相使戶部治其繁而已總其要亦何不可今也係
以使名而下行其事是一變也其後遂以諸司郎官

分掌或云權判德宗時陸贄請以前湖南觀察使
李異權判度支上許之此類甚多或

云專判楊國忠傳元宗召見入供奉專主籍簿計算
鈎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天寶七

漢唐事箋卷之一
年專判而戶部度支失職矣此又一變也又其後遂

度支省之而分置使故吳武陵言鹽鐵度支一戶部耳今

三分其務吏萬員本傳長慶初實易直以戶部侍郎判度支表武陵主鹽北邊易直以

不職薄其遇會表置和糴貯備使擇郎為之武陵諫云云天下不治病權不歸有司也鹽鐵度支一戶部

郎事今三分其務吏萬員財賦曰蹙西北邊院官皆御史員外郎為之始命若責可信今又加使權其務

是御史員外郎於事反不可信也况一使之建胥徒走卒迨百輩督責騰呼數千里為不寧誠欲邊隅完

實何必置使而增則戶部之職盡廢此又一變也接吏也易直不納

於五代後唐遂以鹽鐵度支戶部為三司使通鑑後唐明宗

天成元年廢租庸使以鹽鐵戶部度支為三司委宰相一人專判罷諸道監軍使然則戶部

之職一變而判以宰相再變而主以他官三變而為

三司而其三司使乃其三變之餘耳是亦非古宋朝

熙寧間始罷此職徐守惇南臆紀談云云三司使之名起於後唐明宗宋朝因之嘉祐

中京師大水始取三司使之河渠案置都水監元豐

官制復以三司胄案歸之軍器案之事歸之將作監

三監皆隸工部於是戶部所掌版籍而論者惜之

財用三事而已非復三司之舊也

中蘇子由為戶部侍郎建言祖宗參酌古今之宜建

立三司所領天下事幾半非以私三司也事權分則

財利散雖欲求富其道無由因請都水將作軍器皆

隸戶部又蔡龍圖官制舊典云王安石為相自著周

禮義以合新法謂宰相當主財計遂與三司分權凡

賦稅征權賞貢之利方歸三司摘山煮海坑冶權貨

戶絕沒納之財悉歸朝廷常平免役坊場河渡禁軍

鐵口地利之資皆號朝廷封樁又有歲課上供之數

盡運入京師別創庫以貯之三司不

與焉於是祖宗處國計之良法盡壞

是但知本朝典

故而未嘗考所自來也

漢唐事箋後集卷一

漢唐事箋後集卷二

唐

臺諫 諫官規一人臺官糾百職

人有常言皆曰臺諫不知二者設職要自不同唐諫

議大夫拾遺補闕專以諫諍天子為職廼宰相之屬

官志左諫議大夫四人正四品下掌諫論得失侍從

贊相左補闕六人從七品上左拾遺六人從八品上

各掌供奉諷諫大事廷議小則上封事武后垂拱二

年置補闕拾遺各一人又官志諫官列在門下省後

而御史臺自為一局所以糾察百官之罪惡官志御史臺大

夫一人正三品中丞二人正四品下大夫掌以刑法

典章糾正百官之罪惡中丞為之貳其屬有三院一

日臺院侍御史隸焉二日殿院殿中侍

御史隸焉三日察院監察御史隸焉

故元褒劾御

史中丞溫造憲補闕李虞不避道其言云遺補雖卑

漢唐事箋後集卷之二

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帝為之詔臺官供奉官聽

先後行溫造傳溫出遇左補闕李虞恚不避捕從者

惟宰相外無所避造棄茂典禮辱天子侍臣遺補雖

卑侍臣也中丞雖高法吏也侍臣見陵則茶不廣法

吏自恣則法壞元和長慶時中丞唱止半坊今乃至

兩坊謂之籠街造擅尊請得論罪帝乃詔臺官供奉

官共道路聽先後行相蓋御史為臺官諫官為供奉

官也陸長源云諫臣須蹇蹇匪躬之士憲官須孜孜

嫉惡之人上宰相書云李華序崔孝公文集云朝廷

以公正躬直詞擢左補闕嫉邪忿佞除侍御史直躬

故能諫君嫉邪故能察吏李華作尚書崔孝公沔文集序云云是臺諫

之分也然諫官嬰鱗為難其所上封事不過諫國利

害初無風憲彈抨普耕反之重殆類清而不要者故元

次山作寢義婢論云諫議冗者貧無以繼酒文粹元

論元子天寶中曾譙於諫議大夫之是直諫議為冗

坐酒盡而無以續之大夫嘆曰云云

官也陽城為諫議大夫韓退之作諍臣論譏之於時

諫官無權亦不難識也一旦罷陸贄相裴延齡城乃

以諫顯通鑑德宗紀陽城自處士徵為諫議大夫

諍官紛紛言事細碎天子亦苦厭之而城與二弟日

夜痛飲人皆以為虛得名爾前進士河南韓愈作諍

臣論以譏之城亦不以屑意及陸贄坐貶為忠州別

駕上怒未解無敢救者城聞而起曰不可令天子信

用上奸臣即帥拾遺王仲舒歸登右補闕熊執易崔邠

等上疏論延齡奸佞贄等無罪上令宰相論遣之

蓋權臣無預彈擊雖有柄任失人為君之過是不過

屑屑於其餘也其御史臺雖以嚴彈然尚書左僕射

左右丞復得以劾其糾舉不當者官志左右僕射各

一人從二品掌統

理六官為令之貳闕則總省事劾御史糾不當者左丞一人正四品上右丞一人正四品下掌辨六官之儀糾正省內劾御史舉不當者六部右丞亦總焉故魏徵劾御史權萬紀李

仁發詆訐房元齡太宗為之徙萬紀而免仁發萬紀

紀擢治書侍御史與侍御史李仁發既以言得進頗掉聲自肆眾情凜凜微奏萬紀等闇大體詆訐彈射皆不實陛下收其一切遂敢附下罔上鈞強直名迷奪聖明以小謀大羣下離心如元齡等且不得伸况疏賤之臣哉帝悟徙萬紀散騎常侍而免仁發夫已以劾人為職人亦得而

劾之此所謂有言責者不得其言而責隨之未有聽其所言而無敢議焉者也昔晉傅咸奏云司隸中丞得劾太子而不得劾尚書臣所未論通典晉因漢以司隸分督百僚自皇太子以下無所不糾初朝廷無不得糾尚書後亦糾之注引傅咸奏云云朝廷無以易之按漢翟方進為丞相司直不旬日劾兩司隸

本傳河平中遷丞相司直劾奏司隸陳慶涓勲二人旬日間免兩司隸朝廷由是憚之丞相甚器重之

及唐典尚書僕射左右丞專劾御史以此參考則晉

中丞不劾尚書政其所受劾者而其時公卿莫明其

故故咸說得行歟

學官

唐有二館七學未幾輕廢可傷

唐有二館七學二館曰洪文館置於門下省官志武德四年

置修文館於門下省九年改曰洪文正觀元年詔京官職事五品以上凡子嗜書者隸館習書出禁中法授曰崇文館置於東宮官志東宮官屬有崇文館注云正觀十三年置崇賢館顯

慶元年置學生二十人皆以宰相領之官志洪文館上元二年改曰崇文館注武后垂拱

後宰相兼領館務號主館又崇文館其生徒以皇屬注乾元初以宰相為學士領館事

國戚及大臣子孫為之選舉志凡館二門下省有洪文館生三十人東宮有崇文

館生二十人以皇總麻以上親皇太后皇后大功以上親率臣及散官一品功臣身食實封者京官職事從三品中書黃

門之子為之七學曰國子學曰大學亦以大臣子孫為之

志凡學六皆隸於國子監國子學生三百人及勳官二品縣公京官四品帶三品勳封之子為之太學生五百人以五品以上子孫職事官五品期親若三品曾孫及勳官三

品以上有封之子為之曰廣文館曰四門館以朝臣之子孫與庶人之俊秀者為之

志四門千三百人以勳官三品以上無封四品有封及文武七品以上子為之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秀者為之天寶九載置廣文館於國學以領生徒

曰律學曰書學曰算學皆以庶人之通其學者為之

志律學生五十人書學生三十人算學生三十人

宗之初學校之盛前古未有

志太宗益崇儒術天下初定增築學宮至千二百區七營飛騎亦置生徒遣博士為授經凡二千二百麗百濟新羅高昌吐蕃相繼遣子入學

百一十員

總六學員計之皆尚書省補授

志國子監生尚書省補授祭酒統焉

一傳而至高宗文風方張而學館獨廢故韋嗣立嘗

疏言國家自永淳以來庠序廢散胄子衰缺請敕王

公以下子弟不容別求仕進皆入國學

本傳武后時拜鳳閣舍人乃上書極言永淳後庠序廢散胄子衰缺儒學之官輕經術道弛貴閥後生以徽幸升寒族平流以替業去陛下誠下明詔進三館生徒敕王公以下子弟一人入太學尊尚師儒發揚勸獎則海內知所向矣

其言不果行而自是之後學校之廢亦前古未有也

舒元與問學庠記有曰余嘗至於論堂庭廣數畝盡

墾為囿又至於三館謂太學也四門也廣文也入其

門其庭其堂皆如論

文粹舒元與問國庠記余至京子庠序遂請於謁者曰吾欲觀禮於太學謁者遂導之初過於朱門門闔沉沉問之曰此魯聖人之宮也

以至於西有高門門中有厦問之曰此論堂也入見庭廣數畝盡墾為囿矣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入其門其庭其堂皆如論堂俄又歷至三館門問之曰廣文也太學也四門也入其門其庭其堂如國子李觀修太學書有曰終朝之雨流潦行停既夕之

天列宿上羅至有博士助教勸犁其中文粹李觀請修太學書云

云在昔學有六館今存者三亡者三亡者職由厥司存者恐不逮修與人有棄本之議羣生有相壓之虞

至於博士助教勸犁其中播五稼於三時視辟雍於農郊堂室岌業磊礪聯屬云云羣生寂寥攸處貿遷

陛下不問學官不以思蓋其廢也如此當是之時唐方聞執政之臣不以思蓋其廢也如此當是之時唐方

以科目取士進士科方貴而學校獨廢志高祖初入長安又詔諸

州明經秀才俊士進士明於理體為鄉里所選者縣考試州長重復隨方物入貢逮至天寶間舉人舊重

乃敕天下罷鄉貢舉不由國子及郡縣學考勿舉送此所謂前古未有也柳子厚謂專名譽好文章者恥

為學官柳四門助教廳記助教之職佐博士以掌鼓篋榎楚之政令分其人而教育之其有通經

力學者必於歲之杪升於禮部聽揀試焉課生徒之進退必酌於中道非博雅莊敬之流固不得臨於是

故有去而升於朝者賀秘書由是為博士為散騎由是為左拾遺舊制以拾遺為八品清官故必以名實

者居其位正中王化既成經籍少間有司命太學之官頗以為易專名譽為文章者咸恥為學官至是

柳立以前進學官之設為何而好文之士反恥為之士授此職

亦足惟矣權德輿謂劉秩宗為祭酒似置之在散地而方以乏賢內訟權德輿答柳冕書云嘗讀劉秩宗

士時無賢才臣之罪也每讀至此心嘗慕之當時置於國庠似在散地而方以乏賢內訟慨然上疏此君

心也祭酒官三品官志國子監祭酒一人而以為冗散則韓退之為博士謂之投闕置散不亦宜乎四門助

教與拾遺同八品官而歸散騎官志助教六人從八品上左拾遺六人從

八品上餘 自助教遷拾遺柳子厚大書於壁以為榮

見前注 升歐陽詹為四門助教限四考格以五遷十年方易

一官自茲循資歷級得太學助教其考遷年數又如

四門則二十年矣自茲循資歷級得國子助教其考

選年數又如太學則三十年矣而詹冗官也政令裁

制一月兩衙之謂役藝使才二奠陪行而已

詹上鄭相公書云幸屬昭代五試於禮部方售鄉貢進士四試於

吏部始授四門助教四門助教限四考如前云云 嘗

讀其書至此未嘗不為之歎息也蓋唐學官殆類虛

設者杜工部為鄭虔作坐客寒無氈之詩豈苟云哉

要知唐世儒科雖貴學官本輕而學校終廢其選又

不可言也

階勲封爵 貶唐假之又假實不勝虛

古者官無兼稱亦無虛假惟周立三公以六卿兼之

周禮正義引書傳云天子三公一曰司徒二曰司馬

三曰司空注云周禮天子六卿與太宰司徒同職者

則謂之司徒公與宗伯司馬同職者則謂之司馬公

與司寇司空同職者則謂之司空公是參六卿之事

故周公以冢宰位太師是有兼稱矣至漢以侍中左

右曹諸吏散騎中常侍為加官

見漢官制注 加官則兼稱

之謂也然其所加自列侯將軍至郎中亦必因其所

加而責其職任然則有兼稱而未嘗有虛假也若唐

所謂官分爵者亦加官之類而徒假以虛名無所當

乎事實不亦贅乎曰階者自開府儀同三司至將仕

郎凡二十九為文散階

吏部尚書云凡文官九品有正有從正四品以下有上下

凡文散階二十九從一品曰開府儀同三司正二品
日特進從二品曰光祿大夫正三品曰金紫光祿大夫從
日銀青光祿大夫正四品上曰中大夫正五品上曰朝散大夫
朝議大夫從五品上曰承議大夫從六品上曰奉議大夫
朝議郎從五品下曰承議郎從六品下曰奉議郎從七品
品上曰朝請下曰承議從六品上曰奉議下曰承奉下曰
正八品上曰朝請下曰承議從六品上曰奉議下曰承奉下曰
承務正九品上曰文林下曰儒林下曰徵事從八品上曰承奉下曰
從九品上曰文林下曰儒林下曰徵事從八品上曰承奉下曰

尉凡四十五為武散階

大將軍從二鎮軍大將軍正三上冠軍大將軍懷德
將軍正三下懷德將軍正四上曰忠武將軍下曰壯武
將軍懷德將軍中郎將從四上曰忠武將軍下曰壯武
威將軍歸德將軍中郎將從四上曰忠武將軍下曰壯武
寧遠將軍歸德將軍中郎將從四上曰忠武將軍下曰壯武
遊擊將軍歸德將軍中郎將從四上曰忠武將軍下曰壯武
昭武副尉懷德將軍中郎將從四上曰忠武將軍下曰壯武
校尉正九上曰仁勇校尉下曰仁勇副尉懷德將軍中郎將從四上曰忠武將軍下曰壯武

自驃騎將軍至校

翊麾校尉下曰翊麾副尉歸德副尉中候校尉正八
上曰宣節校尉下曰宣節副尉歸德副尉中候校尉正八
從八上曰宣節校尉下曰宣節副尉歸德副尉中候校尉正八
校尉正九上曰仁勇校尉下曰仁勇副尉懷德將軍中郎將從四上曰忠武將軍下曰壯武
執戟長從九上曰仁勇校尉下曰仁勇副尉懷德將軍中郎將從四上曰忠武將軍下曰壯武
日陪戎副尉歸德校尉執戟長以吏兵郎主之尚書
而中員外郎掌曰勲者自上柱國為十二轉至武騎
尉為一轉以司勲郎主之司勲郎中一人員外郎二
轉為上柱國視正二品十一轉為護軍視從二品十
轉為上護軍視正三品九轉為輕車都尉視從四
品六轉為騎都尉視正四品七轉為飛騎都尉視從
五品四轉為雲騎尉視正五品五轉為武騎尉視從
六品二轉為雲騎尉視正五品五轉為武騎尉視從
七品凡以功授者覆實奏擬曰爵者以王公侯伯子
男為九等以司封郎主之司封郎中一人員外郎一
予之級凡爵九等一日王食萬戶正一品二曰嗣王
郡王食五千戶從一品三曰國公食三千戶從一品

漢唐事考卷之二
四日開國郡公二千戶正二品五日開國縣公千五百戶從二品六日開國縣侯食千戶從三品七日開國縣伯七百戶正四品上八日開國縣子食五百戶正五品上九日開國縣男食三百戶從五品上此九等封爵
朝廷百官所以授其祿秩而謂之職事官者皆不係此是其所以為兼稱者又其所以為虛稱歟且所謂開府儀同三司者為置府辟吏與三公同耳所謂五等封國皆南面治人分茅建社今其為階為爵豈復有此是謂之當其實乎是職居其一而為之加者至於再三既加其階又加其勳又加其封求之於古安所取義陸贄言員外試官與勳散爵號同無俸祿之資無管攝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但止於服色資廕而已陸贄論瓜果人擬試官狀云云謹按命秩之載於令甲者有職事官

焉有散官焉有勳官焉有爵號焉雖以類而分其流有四然其掌務而受俸者唯繫於職事一官以序才能以位賢德此所謂施實利而寓之虛名者也其勳散爵號三者所繫大抵止於服色資廕而已以寓崇貴以甄功勞此所謂假虛名以佐其實利者也今之員外試官頗同勳散爵號無俸祿之資無攝管之柄無見敬之貴無免役之優惟假空名以籠浮俗浮俗之所以若存若亡而未甚厭棄者徒以上之所惜耳所謂假虛名而佐實利者然而周漢之始初無所假亦足以為治假之又假實不勝虛何以勸人必也稽古建官立名定制苟存一端亦云可已凡唐制則自散官進者敘以散官官志司勳郎中凡勳官九百人無職任者番上於兵部視遠近為十二番上柱國以下番上四年驍騎尉以下番上五年簡於兵部受散官不第者五品以上復番四年六品以下五年簡如初再不中者十二年則番上六年八年則番上四年勳至上柱國有餘則授封公蔭序明經出身亦以散官選舉志凡用蔭一品子正七品上二品子正七

品下三品子從七品上從三品子從七品下正四品
子正八品上從四品子正八品下凡品子任雜掌及王
公以下親事帳內勞滿而選者七品以上子從九品
以上敘其任流外而應入流內敘品卑者亦如之九品
會孫五品以上上第從八品下上中第正九品上上
第二人明經上上第從九品下上中第正九品上上
進士明法甲九品上乙九品下京官罷歸亦以散官
通鑑太常卿姜皎與元宗善宗璟言推寵太重勞考
非所以安之因詔皎歸田園散官勲封皆如故
敘進亦以散官年選舉志凡居官必四考中進
下二階上中以上及計考應至五品以上奏而別敘
六品以下遷改不更選及守五品以上官年勞歲一
叙給記階牒考故或未有職任而授者有已職任而
多者准考累加加者有免職任而居者是不特為虛假與試官殊科
矣是其不可廢者舍是安取宋朝改官制始以唐散

階為寄祿官勲官雖已削去而封爵食邑猶存

考功 褒唐考法可行

考績之法唐虞至成周末嘗一日廢也虞書云三載

三歲則大計秦漢之興此法亡矣京房區區欲舉行

之卒不見效而身死讒口漢考課注魏晉而下未有能得

其緒餘者惟唐與獨有成法是以始終行之似有可

稱者焉觀其法有四善二十七最考功郎掌之流內

日德義有聞二日清慎明著三日公平可稱四日恪
勤匪懈善狀之外有二日銓衡人物擢盡材良為選司
補闕為近侍之最二日銓衡人物擢盡材良為選司
之制儀式動合經典為禮官之最五日音律克諧不
節奏為樂官之最六日斷決不滯予奪當理為判事
之最七日部統有力警守無失為宿衛之最八日兵
士調習戎裝克備為督領之最九日推鞠得情處斷

平穩為法官之最十日讎校精審明於刊定為校定
之訓導有方生徒克業為學官之最三日賞罰嚴
明攻戰必勝為軍將之最四日禮義兼舉為文士
部為政教之最十五日精審彈舉必當為糾正之最
日明於勤覆稽失無隱為最十九日工課皆充丁匠無
理供承強濟為最二十日耕耨以時收穫成課為屯官
怨為役使之最二十一日謹於蓋藏明於出納為倉庫之最
十二日推步盈虛究理精密為歷官之最二十三日
占候醫卜效驗多者為方術之最二十五日市廛弗撓盜濫
方行旅無壅為關津之最二十六日牧養肥碩蕃息繁多為
不行為司市之最二十七日日邊境清善以著其德行最以著
肅城隍修理為鎮防之最
其材術以善與最相為乘除分九等以考中外官上
者加階其次進祿其下奪祿又其下解任為最四善
最三善為上中一最二善為上下無最而有一善為
中上無最而有一善為中中職事粗理善最不聞為

中下愛憎任情處斷乖理為上下背公向私職務廢
闕為下中居官詭詐貪濁有狀為下凡考中上以
上等進一等加祿一季中品以下四考皆中中者進一階一
中上者復進一階一上中下者進二階計當進而參有
下考者以一中上覆一中下以一上覆二中下上
中以上雖有下考從上歲定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
等有下下考者解任
京官外官考而以給事中書舍人蒞之其後屢置知
考使外官志正觀初歲定京官望高者二人分校京官
外官考使考功郎中判京官考員外郎間嘗以宰相
判外官考其後屢置監考官考校考員外郎間嘗以宰相
董其事見於傳記如孫逖之鑒員外郎取顏真卿李
華蕭穎士趙驊等皆海內名班宏之公擢刑部侍郎
士遷中書舍人當時嘉之
京官考使右僕射崔寧署兵部侍郎劉迺為上下考
宏不從曰今軍在節度雖有尺籍伍符省署不校也
夫上多虛美則下趨競上阿容則下朋黨因削之趙
迺聞謝曰敢掠一美以邀二罪乎進吏部尚書

漢唐書卷之二後集十

憬盧承慶之達

正元中尚書左丞缺帝曰趙憬堪此遂以命之考功歲終請如至德故事

課殿最憬自言薦果州刺史章証以貪敗請降為刺

史帝不許參罷憬知過更以考升實參當國欲抑為刺

官六議四議考課日今內庶僚外刺史課最尤者擢

以不決善矣臣謂黜陟宜遲速之常若任要重未當遷

加爵或秩其餘進退宜示遲速之心淹滯之慮盧承

慶太宗時轉而歷試之即無苟且之度支同中書門下三

品初承慶典選校百官考有坐漕舟溺者承慶以失

所載考中下以示其人無愠色更日非力所及考中

中亦不喜承慶嘉之曰寵辱不崔隱甫之敏本傳元

驚考中上其能著人善類此也

日會朝集使詢速檢實其暮皆訖議者服其敏帝嘗

日卿為大夫天趙宗儒之核本傳正元六年領考功

下以爲稱職趙宗儒之核事自至德後考績失實

內外悉考中上殿最混淆至宗儒黜陟詳當無回憚

左丞裴郁御史中丞盧昭降考中凡入皆可以稱

中上者纔五十人上聞善之進考功郎中

紀雖孫樵書何易于事托言邑民譏益昌令不得上

考其辭云云

會昌五年樵道出益昌民有能言何易于治狀者且曰天子設上下考以勉吏

而易干考止中上何也樵曰易干督賦如何曰上請

貸期不欲緊絕百姓使賤出粟帛督役如何曰度支

費不足遂出俸錢翼優貧民饋給往來權執如何曰

傳符外一無所與揜盜如何曰無盜樵曰余居長安

中十年歲聞給事中考校則曰某人為某縣得上下

考某人由上下考得某官問其政則曰某人能督賦

先期而畢集人能督役省度支費某人當道能得達

官爲好言其人能揜若干盜縣令得上下考者如此

邑民不對然易于亦已不失考中上雖陽城自書下

笑而去

下考而益以顯名本傳德宗時城出爲道州刺史治

責州當上考功第城自署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

下下觀察使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

對曰刺史以爲有罪自囚至如李渤考功員外郎爾

于獄判官乃驚馳入謁

迺自宰相而下升降之雖其事不見施行讀其表辭

漢唐事箋卷之二
抑揚奮厲令人神竦

本傳穆宗立召拜考功員外郎歲終當校考渤自宰相而下升

黜之上奏曰宰相俛文昌值陛下即位倚以責功安危治亂所繫也方陛下敬大臣未有昵比左右自驕之心而天下之事一以付之俛等未聞慰一首公使天下吏有所勸黜一不職使尸祿者有所懼士之邪正混然無章陛下比幸驪山宰相學士皆股肱心腹宜皆知之不先事以諫陷君於過俛與杜元穎等請考中下御史大夫李絳右散騎常侍李益諫幸驪山鄭覃等諫畋游得事君之禮請考上下崔元畧當考上下前考于鞏不實鞏以賄死請降中中大理卿許季同任鞏者應考中下然傾陷劉闢棄家以歸宜補厥過考中少府監裴通職修舉考應中上以封母捨嫡而追所生請考中下奏入不報會渤請急馮宿領考

大抵唐之法唐虞三代之美意也三代之而下皆不能行而唐獨能始終行之此其所以為可嘉矣且其間豈無徇私任情之弊而其法自不可廢必也因噓廢食因溺廢舟則宰相之除授長官之薦舉豈皆

人人無私而不可廢乎嘗考之唐世以物望取人而不致疑於有司者其概有三一曰貢舉許人以廉獻往往皆得公然推薦二曰選曹鑒裁甄拔不一切關於資考三曰考功有褒貶之實有升降之由此三者今皆無有然唐賢言選舉之弊多矣已上詳見選舉志至於考課初無異議趙憬審官六議其四亦言考課之善而已今若舉而行之又何難焉

漢唐事箋後集卷二

漢唐事箋後集卷三

唐

內外官

唐偏重於內而亦有外重者

周書稱成湯之辭曰其在商邑用協於厥邑其在四

方用丕式見德

立政云成湯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云云

此言湯用賢

無方而內外之任各當其所之謂也當此之時豈有

內外輕重之論下漢而有斯弊歷代莫之能革唐初

諸賢言外任輕內任重者有馬周李嶠有唐休璟韋

嗣立有源乾曜張九齡嶠璟之論請選臺閣賢者分

典大州

嗣立傳時州縣非其人后以為憂嶠休璟曰今朝廷重內官輕外官職每除牧守皆訴不行非過累不得遣請選臺閣賢者

嗣立之論凡諸曹

侍郎兩省二臺及五品以上清望官當選用刺史縣

本傳景龍中建言刺史縣令治人之首比年不加

筆者乃擬縣朝輕用人何以治國願下有司至於九

齡亦謂凡不歷都督刺史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

令不得任臺郎給舍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本

元宗時上言云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

里今朝廷士入而不出於私計甚自得也京師冠蓋

所聚聲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

重則能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

有科第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

任外如不為此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於時有

倪若水者自冗官擢方面見為下遷本傳開元初為

汴州刺史時天下久平朝廷尊榮人皆則州縣之輕

重內任雖自冗官擢方面皆自謂下遷

至於如此然唐自中年以後方鎮益恣下至刺史月

俸猶千緡大鎮動加十倍京師官祿乃薄自方鎮入

八座至謂罷權此李泌傳所載正元間事也薛邕由

左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

泌傳正元中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是

時州刺史月俸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師祿寡

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罷權薛邕由左丞貶歙州刺

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為洪州別

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為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

以取罪去泌以為外太重內太輕乃請隨官間劇普

增其俸時以為宜通典尚書門秦尚書光武分為六

曹并一令一僕射謂之八座

唐以六部及左右僕射擬之

外不許乃故抵輕法貶温州長史

本傳走蜀謁元宗由都水使者遷左

朝官相為輕重武德初李素立起授七品清要有司

擬雍州司戶參軍本傳武德初擢監察御史以親喪解官起授七品清要有司擬雍州

書郎帝曰清而不要乃授侍御史高宗時雍州司士

參軍章珣為殿中侍御史或猶疑其非遷上官儀傳

雍州司士參軍韋珣為殿中侍御史或疑非遷儀曰

御史供奉赤墀下接武夔龍選羽鷓鴣豈雍州判佐

比乎時以由縣尉遷御史者率以為常通典監察御

為清言史門云唐初

有四員正觀二十二年加二員顯慶中加二員開元

州牧上佐遷易太速盧懷慎且以為言本傳中宗時

中丞上疏陳時政曰臣聞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

去殺孔子稱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故書三載黜陟幽明昔子產相鄭更法令鑄刑書一

年人怨思殺之三年人德而歌之子產賢者也其為

政尚累年而後成况常材乎州牧上佐兩畿或一二

歲或三五月即遷曾不論以課最使未遷者傾耳以

聽企踵以望冒進亡廉亦則唐之外官未可例以為

輕也以今州縣校之蓋相十百使馬周源乾曜處此

寧能嘿嘿馬周傳太宗時言天下以人為本必也使

皆選賢德欲有所用必先試以臨人或由二千石高

第人為宰相今獨重內官縣令刺史頗輕其選又刺

史多武夫勲人或京官不稱職始出補外折衝果毅

術擢者十不能一所以將其次乃補邊州而以德行才

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進位侍中建言八年

子併求京職俊才率任外司非平施之道臣三

息俱任京師請出二息補外示自近始詔可

方鎮上唐初便有方鎮之萌其未必熾

唐軍出於內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李翰行軍司馬

內謂之將鎮於外謂之使之記云軍出於

佐其職者謂之行軍司馬而唐所以處內之制何其

曲盡而處外之制何其疎戾也人以為府衛之法壞

而後有方鎮之兵不知府衛之法成而方鎮之形已具府衛壞於內而方鎮遂成乎外內兵不足以捍外患而至於外倚鎮兵其來非一日之積矣蓋太宗既分天下為十道通鑑太宗因山川形使分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江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劍南十曰嶺南又於軍鎮城戍之兵為十二道而置使處之總之以都督者兵制唐初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曰城曰鎮而總之者曰道若盧龍軍一東軍等守捉十一曰平盧道橫海北平高陽經畧安塞納降唐與渤海懷柔威武鎮遠靜塞雄武鎮安懷遠保定軍十五曰范陽道天兵大同天安橫野軍四岢嵐守捉五曰河東道朔方經畧豐安定遠新昌天柱宥州經畧橫塞天德天安軍九三受降豐寧保寧烏延等六城新泉守捉一曰關內道赤水大斗白亭豆盧墨離建康寧冠玉門伊吾天山軍十烏城等守捉十曰庭道西道瀚海清海靜塞軍三沙鉢等守捉八曰安西道鎮保大軍一鷹莎都督一蘭城等守捉八曰安西道鎮

西天成振威安人綏戎河源白水天威榆林臨洮莫門神策寧邊威勝金天武寧曜武積石軍十八平戎綏和合川守捉三日隴右道威戎安燹昆明寧遠洪源通化松當平戎天保威遠軍十羊灌田等守捉十五新安等城三十二鍵為等鎮三十八曰劍南道嶺南安南桂管邕管容管經畧清海軍六曰嶺南道福州經畧軍一曰江南道平海軍一東牟東萊守捉二蓬萊鎮一曰河南道此自武德至天寶以前邊防之制其軍城鎮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將一人曰大總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時行軍征討曰大總管後都督帶使持節者謂之節度使此其為方鎮之兆特待時而張爾且河北隴右此皆極邊之地地理志幽冀二州之境隴右天下之府六百餘所兵志凡天道蓋雍梁二州之境而在河北者不過三十府六百三十四而在關中者而在隴右者不過三十地理志懷州府二易九平一焉秦六渭四蘭二洮一泯三疊一宕而在隴右者不過二十九秦六渭四蘭二洮一泯三疊一宕而後集四

將軍矣

兵志其隸於衛也左右衛皆領六十府諸衛領五十五至四十其餘以隸東宮六率此

何足以係與廢大致而其總軍而置使河北一道則

析而為二曰平盧范陽

道則析而為四曰隴右

曰河西

鎮隸焉者大者二十餘小者亦不下十餘以天下之

極邊為天下之重鎮而撫之以都督其品秩與十六

衛將軍同乃在六尚書之上而與左右僕射為一流

不在邊者

果若是乎天寶之際以緣邊置十

節度經畧使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匹

置十節度經畧使以備邊曰安西節度使治龜茲城

西節度治涼州兵七萬人節度治北庭都護府兵二萬人

六節度治涼州兵七萬人節度治太原府兵五萬人

人節度治幽州兵九萬人節度治太原府兵五萬人

治營州兵三萬人節度治益州兵三萬人節度治鄆州兵七

府經畧治廣州兵一萬五千人節度治東萊州兵四萬

萬餘而祿山遂以范陽反

城太守押兩蕃渤海黑水四府經畧使以祿山為使兼柳

為范陽節度使河北採訪使仍領平盧軍時太平久

道南戰祿山計天下可取逆謀日熾每過朝堂龍尾

積穀養同羅降奚契丹曳落河八十人為假子教家

奴善弓矢者數百九載兼河北道採訪使又拜河東

節度使既兼制三道意當是時府兵之法既再壞矣

其初壞也張說募兵補之謂之射騎兵志自高宗武
 用兵府兵之法寢壞番役更代多不以時衛士稍稍
 亡匿至是益耗散宿衛不能給宰相張說乃請一切
 募士宿衛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華府兵及白丁而
 益以潞州長從兵共十二萬號長從宿衛歲一番命
 尚書左丞蕭嵩與州刺史共選之明年更
 號曠騎十三年始以曠騎分隸十二衛 又其壞也
 折衝諸府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停上下魚書但有兵
 額存耳而六軍宿衛皆市人富者不復受甲兵志自
 後曠騎之法又稍變壞士皆失撫入載折衝諸府至
 無兵可交李林甫遂請停上下魚書其後徒有兵額
 官吏而戎器馱馬銅幕糗糧並廢矣故時府人目番
 童奴京師人耻之至相辱罵必曰官而六軍宿衛
 皆市人富者販繒絲食梁肉壯者角抵拔河翹木扛
 鐵之戲及祿山反皆不能受 更此二壞掃地無餘於
 甲矣折衝府掌領屬備宿衛 是外鎮盛強其反者以鎮兵而討平之者亦以鎮兵

兵志肅宗起靈武而諸鎮兵共起誅賊祿山始平其
 後安慶緒史思明繼起中國大亂肅宗復命李光弼
 等討之號九節度之師久之大盜既滅而武夫戰卒
 以功起行陣列為侯王皆除節度使由是方鎮相望
 於內地大者連州十餘小者猶兼三四故兵驕則逐
 帥帥強則叛上始時為朝廷患者號河朔三鎮及其
 未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晉兵更犯京師而李茂
 貞韓建近據岐華一喜怒兵已至於國門天子為
 殺大臣罪已悔過乃去昭宗用崔允召梁兵以誅宦
 官既誅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圍之踰年當此之時
 無復勤王者向之所謂三鎮者徒能始禍而已其他
 大鎮南則吳浙荆湖閩廣西則岐蜀北則燕晉而梁
 盜據其中自國門以外皆分裂 以外兵定外寇豈一
 於方鎮矣可不哀哉 且而能集哉杜牧所謂府兵內削邊兵外作文粹原
 云開元來愚臣表章曰天下文勝矣請罷府兵詔曰
 可武夫表章曰天下功強矣請搏四彘詔曰可於是
 府兵內削邊兵外作武臣兵 二者適相值爾要知府
 伍湍奔矢往內無一人矣 衛之法方備方鎮之形已萌凡天下之物極於成者

必壞而萌於始者必極於成而後已猶言人之生也
 稚而壯壯而衰衰而老老而亡此其常也府兵常壯
 而鎮兵常稚府兵已亡而鎮兵方壯其成其壞自不
 相侔而相為消長者亦其勢之必至也今為唐兵三
 變之論者謂府兵變而為射騎則可謂射騎變而為
 方鎮特未之考爾兵志唐有天下二百餘年而兵之
 大勢三變其始盛時有府兵府兵
 變而為射騎射騎
 變而方鎮之兵盛

方鎮中

唐初無一定之規馴致鎮使紛雜

人君創立制未論因革是非要必有一定之規能為
 可傳斯善矣昔者舜有十二州則十二牧夏王仍堯
 為九州則亦九州牧漢為十三州則有十三刺史此

所謂定制也唐乃不然唐之所謂道乃古之所謂州

初釐天下為十道又列十二道都督景雲以來創置

多端官志團練使注景雲二年置都督二十四人揚
 益并荆四州為大都督汴充冀魏蒲綿秦洪閩
 越為中都督皆正三品齊鄜涇襄安覃遂通梁夔為
 下都督從三品當時為權重罷之唯四大都督如故

其所隸之州初無定域或兼十餘州或只三四州官志

都督注乾元元年置團練守捉使都團練守捉大
 者領十餘州小者二三州代宗時刺史亦兼稱焉今

日以其州隸於彼明日以其州隸於此其所領之使

皆由詔旨隨宣轉授亦無定名或謂之大節度或謂

之觀察團練之類是也通鑑睿宗景雲元年以幽州
 鎮守經畧節度大使薛訥為

右武衛大將軍兼幽州都督節度使之名自訥始又
 官志注開元二年置十道按察採訪使乾元元年改
 日觀察處置使官志團練使亦元年置節度使判
 宰相觀察使判節度使團練使判觀察使云云其

漢唐事變卷之三
所據之鎮或又寵以佳稱如謂之歸義奉國之類是

也史思明傳史思明使方門金如意奉十三郡兵八萬籍歸朝有詔思明為歸義郡王范陽長史河北

節度使秦宗權傳遣從諸軍敗賊於汝州楊復光言於朝寵其軍曰奉國軍王彥威言至

德迄元和天下觀察者十節度者二十九防禦者四

經畧者三本傳開成初為戶部侍郎判度支嘗見文宗奏曰百口家知有歲計而軍用一節可

不謹耶又曰至德迄元和云大都通邑皆有古來兵最凡八十餘萬皆仰度支又為供軍圖上之

監司豈有如此紛紜哉漢嘗變刺史為牧又嘗變牧

為刺史矣然而牧則曰牧刺史曰刺史惟京畿乃稱

司隸漢官志司隸校尉本注武帝初置持節掌察舉百官及京師近郡未有雜置如

節度觀察團練之無定名也宋朝亦有一道四五監

司矣未有隨時分配多寡廣狹惟其所隸如唐之無

定據也蓋太宗以英武之資平定天下而常有餘才

其所建置法度開闔自如政為餘才所使爾使太宗

之後復有太宗則亦未見其弊惟其不然是以當時

莫不煥然可觀一再傳之後弊變百出而不能正此

亦其理然也夫設官分職故以宰相下行尙書之事

尙書卿監又上任宰相之權此所謂無定制也惟太

宗用得其人故天下喜其人之是而忘其制之非若

夫使不專一道故天下州郡今日隸於此明日隸於

彼此非太宗為之而自太宗啟之向使太宗既分天

下為十道而十道置使依倣漢初則美矣今又以軍

鎮所在別為十二道以統之則是自無定制而何能

以及遠哉唐人大抵下視漢制以為不足法不知其制度去漢遠甚先儒或言漢大綱正唐末度舉曾南豐文唐之制度如是何足言舉此觀其末耳

方鎮下

漢兵權不專為是唐失在於專之

天下有二權政權宜專不宜分兵權宜分不宜專政

權分則事無統兵權專則反噬此善計天下者所宜

審處也昔漢掌兵之官皆名為尉三公有太尉官志

公一人掌四九卿有中尉衛尉中尉秦官掌微巡京

方兵事功課郡有都尉都尉典兵禁備盜賊縣有縣尉尉主

衛尉掌宮門御士官中巡徽事案察其名一其制定亦可為一代之良法也太尉之

位與丞相均見漢三而兵權亦不得專也周勃劫產

祿以得北軍而猶不得南軍見漢內外官法是兵權不專在

太尉也而所謂南北軍者其數至寡下有候司馬等

官表衛尉屬有諸屯衛侯而衛尉中尉亦不得專故

內無握兵之重兵之大計皆在郡國內而宿衛取之

於郡國外而征伐亦取之郡國而郡國無末大之患

者以有都尉分其權也郡守都尉皆秩二千石官表

治其郡秩二千石都尉政權在郡守兵權在都尉而

郡國兵非漢虎符亦不得調發文紀二年為銅虎符

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此其所以無偏重之勢也

夫有其政權者不得有其兵權而兵權又散而不專

此所以為良制也至唐以三公與太尉但為宰相加

官爾而所謂衛尉中尉其實十六衛將軍之所掌也

隋置十六衛唐與因之日左右衛驍騎衛武衛威衛領軍衛金吾監門千牛皆有左右計十六衛其

制無甚相戾故州郡都尉之官廢於漢光武之世漢

志古今注曰建武六年八月省郡縣尉官而唐所謂州司馬者迺其職也

蓋漢以都尉為太守之副唐以司馬為刺史之副故

楊綰謂刺史自有持節諸軍事以掌軍旅司馬右司

馬以副軍本傳肅宗時拜中書平章事時諸州悉帶練判官官號重複可罷天

下團練守捉使詔曰可是都尉與州司馬同為刺

史之貳而唐州司馬品秩乃在長史之下長史從五

從六自不得同於刺史而都督府有行軍司馬又但

其屬耳官志上都督府司馬二人從四品下中府一人正五品下府一人從五品上白居易

易常為江州司馬自為壁記稱郡佐然其言云自武

德以來庶官以便宜從事大攝小重侵輕郡守之職

總於諸侯帥郡佐之職移於部從事故自立五大都

督至於上中下郡司馬之事盡去唯員與俸在文粹

司馬壁記自武德以來云云按唐典上州司馬秩五

品歲廩數百石月俸六七萬官足以庇身食足以給

家民康非司馬功郡政壞非司馬罪無言責無事憂

噫為國謀則尸素之尤蠹者為身謀則祿仕之優穩

者予佐是郡然則豈復有漢都尉哉而其兵在鎮將

權在鎮牧鎮將奪司馬之職鎮牧收刺史之權凡鎮

牧本自有兵權又兼總其隸州之兵權由是相望內

地各為之號其始為燕為趙魏朱滔傳朱滔王武俊

國號用天子正朔擇日定約滔以祿山思明起燕俄

覆滅惡其名以冀堯所都因號冀武俊號趙田悅號

後集

魏李納號齊其附之者為蔡為齊吳元濟傳自吳少各僭為王王師未嘗薄城下至元濟反合其終為梁為晉而唐

以亡通鑑昭宗紀乾寧二年李克用大舉藩漢兵南昭宗先鋒後背巢歸唐僖宗賜名全忠拜武宣節度使昭宗光化三年進封梁王天祐四年受唐禪國號梁建元開平此其措置之失豈但末世之罪蓋其所從來遠矣

漢唐事箋後集卷三

漢唐事箋後集卷四

唐

郡守 郡守權輕則有方鎮禍

方鎮之禍豈特唐世然哉原其所以致之之由由夫

郡守之無權爾原其所由始自漢末而然矣通鑑靈紀中平

五年劉焉建議以為四方兵寇由刺史威輕宜改置

牧伯選重臣以居其任朝廷從之以焉為益州牧劉

虞為幽州牧州初置刺史以察郡國秩不過六百石

牧之重自此始初置刺史其後議者謂以卑臨尊

官表元封五年秩六百石其後議者謂以卑臨尊

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其後議者謂以卑臨尊

輕重不相準成帝時何武為大司空與丞相翟方進

史居州伯之位秉二州之統選舉吏薦至九卿所惡

立退任重職大春秋之義用貴治賤不以卑臨尊刺

史位監察御史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綏和元年更名

請罷刺史置州牧以應古制奏可綏和元年更名故

漢成帝時遂更爲牧秩中二千石則嘗一變矣始時

州牧奏劾二千石長吏者皆下三公遣吏驗實然後

退黜通典州牧刺史門云舊制州牧奏二千石長吏不任位者舉下三公三公遣掾史驗實然後退

黜光武即位用法明答不復及光武即位不復委任

委三府故權歸刺史舉之史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

三府故權在州牧廢置自由建武十八年復爲刺史

司隸校尉漢刺史乘則又一變矣其始以六條詔察

傳周流自詣京師則又一變矣其始以六條詔察

過是者罷免其後又與賦政治民之舉則又一變也

始則傳車周流後乃更爲重鎮爭據土地則又一變

也愈變愈重至於東漢之末方鎮之形已成而劉焉

建論猶請重其權任漢官志臣昭注曰昔在先代列

連帥相司牧伯分長而封疆置限兼庸有數猶身之

使臂手之使指故能高卑相固職分維緝爰及周衰

稍競吞廣邦國侵爭通懷貪畧猶歷數百年乃能成

其并一豈非植之有本使其然哉秦兼天下開設郡

縣孤立獨王卽以顛仆漢祖因循雖不頓革分置子

弟終龕諸呂之難漸剖列郡以減大都之權後嚴安

之徒猶慄慨發憤謂千里之威即古之強國慮非安

本無窮之計也孝武之末始置刺史監糾非法不過

六條傳車周流匪有定鎮秩纔數百威望輕寡得有

察舉之勤未生陵犯之釁成帝始改爲牧其萌始大

既非識治之主故無取焉世祖中興鑒於政本復約

其職還舊制漸得自重之慮自茲以降至於歲復約

能內侵諸侯莫敢入伐豈非強幹弱枝控制素重之

所至乎孝靈在位橫流既及劉焉微僞自爲身謀非

有憂國之心專懷狼據之策抗論昏世薦議愚主盛

稱宜重牧伯謂足鎮壓萬里挾奸植算苟罔一時豈

可承爲國本哉故焉牧益土造帝服於岷峨袁紹取

冀下制書於燕朔劉表制南郊天祀地曹公據充遂

圖皇業漢之殘滅禍原乎此及至後代任寄彌廣委

伐之畧晉太康初武帝亦疑其然乃詔曰上古及中

自擅自是刺史內親民事外領兵馬此一時之宜爾
 今賴宗廟之靈士大夫之力江表平定天下合而為
 一諸州無事者罷其兵刺史分職皆如漢故事出頒
 詔條入秦京師二千石專治民之重監司清峻於上
 此經久之制也其便省州牧晉武又見其弊矣雖有
 其言不卒其事後嗣繼州牧愈重據地分爭竟覆
 天下昔王畿之大不過千里州之所司廣袤兼遠爭
 強虎視之辰遷鼎革終之日未嘗不藉藩兵之權挾
 董司之力逼迫伺隙奪幼冲其甚者臣主揚兵骨
 肉野戰末壯披心尾大不掉既用此始亦病以終致
 維京有衝壁之痛泰臺有不守之酷邊裔通與氏鮮
 更起摩滅羣黎流禍萬里堅冰所漸兼緣茲蠹嗚呼
 後之聖王必不久滯斯迹靈長之終當有神算不然
 則雄捍反拒之事懼甚於此心憑強作害之謀方甚
 於後郡守之權悉歸牧鎮而不知有朝廷袁紹董卓
 首亂而爭權卓拜紹為渤海太守關東諸郡起兵蘇
 峻元温効尤而跋扈自晉至陳擅伐之際多由於此
 太宗之興豈不知剗革斯弊而猶踵其故做哉蓋嘗

易太守為刺史又皆假以使持節之稱官志武德元年改太守曰
刺史加按前代所謂持節者皆得專戮二千石以下
通典魏晉志有使持節假持節使持節得戮二千石
以下假持節得戮無官人若軍事使持節同前假持
節唯軍事得是以古所以重持節者重太守此其重
戮犯令者之意豈無謂哉惟其邊屯之兵總之都督又其品
 位崇重不為少抑而郡守見都督禮又已先為之極
 至於後世莫能守其良規修其闕蠹而益滋其橫且
 唐制刺史見都督府必祿首屬戎器不敢以客禮見
 令狐峘坐見觀察使齊映不如制謫別駕十年本傳
吉州刺史齊映為江西觀察使按部及州峘輕映後
出先至宰相今雖屬刺史自挾所以過映者至迎謁
頗快映以語其妻妻曰君自視何如人以白頭走小
生前君不以此見映雖黜死我無憾映至峘入謁從

容步進不祿首屬戎器映以為恨去至府摘岷此則
 舉奏前刺史過失不宜按部貶衢州別駕十年此則
 假之以刺史之名果何益也開元以來諸道使得顯
 停刺史或代或追制不由上楊綰傳綰言舊制刺史
 乃去開元時置諸道採訪使得顯停刺史威權外移
 其刺史不稱職若贓負本道使具條以聞不得擅追
 及停而刺史亦不得輒去又秦宗權傳薛能蒐兵淮
 西而許軍亂殺能宗權為許牙將外示赴難因逐刺
 史據蔡以叛周岌代而代宗使劉晏考所部善惡刺
 能領節度即授以州本傳上嘗命考所部官吏善
 史六品以下杖而後奏惡刺史有罪者五品以上輒
 係劾六品以下杖而後奏此則所謂使持節之名又何相戾也郡
 下杖然後奏此則所謂使持節之名又何相戾也郡
 守日輕則方鎮日強是無足怪於時制者亦知其弊
 而思所以拯之故林甫言莫若使屬部刺史得自為
 政則風化可成然其言已無及矣而時又不能行則

方鎮之強又何言哉要知封建為古先王大制度自
 堯至周二千年而復壞及其易之郡縣更漢晉至唐
 五代千數百年常以郡縣之制而受封建連衡之禍
 至於宋朝而後定

縣令

令職有輕有重要之不可輕

古者卿大夫皆有采地謂之縣亦謂之邑

周禮載師職云以家

邑之田任稍地以小都之田任縣地鄭

注家邑大夫之采地小都鄉之采地而其家臣謂

之宰與今所稱令畧同故縣謂之邑而令亦謂之宰

又自漢初令皆太守自辟除後始由廷授

漢志尚書郎公遷為

縣令又尚書令史未嘗

犯禁者以補小縣墨綬然其廢置之權屬之郡守是

其名位僅又與家臣同爾然而史傳往往謂古子男

國何哉且古者諸侯雖有五等之爵三等之土而同
謂之國皆自達於天子而通謂之諸侯唐罷與縣異
不得同謂之國又以郡統縣不得與之同體然而謂
之古子男國尚可者抑有三焉按王制四海之內方
千里者九州州二百一十國見記是為千八百有九
十唐之盛時郡府三百二十有八縣千五百七十三
地理志考若以縣疆土言之其大者當與侯伯同蓋不啻
如子男矣州之小者其刺史秩四品下縣之大者其
令秩五品上官志上州刺史從三品職同牧中州刺
令正五品上畿其品秩相亞則可以視子男之於侯
伯矣柄之大者莫大於生殺而令得專焉故張九齡

言繫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本傳元宗即位建言昔
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冤况六合元元之
眾懸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
人者乎言其生殺之權均也杜牧作朱載堯循制詞云
刺史縣令皆古之五等諸侯行詔條紀綱專教化生
殺者蓋守合同制授也又九齡欲行辟舉之法請守
令精覈其人然後送臺本傳建言云夫吏部尚書
知人如知人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格條據
資配職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之謂官
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敝在於不變今若刺
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可入
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眾寡為州縣則其
殿最則州縣謹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無繁矣則其
視縣令之重與太守等以視古子男之得以君其國
其權任亦同也韋岳子由太原令忤旨下遷長史本傳

出為太原令以不習武固辭官志注長史舊別駕也武德元年改丞曰別駕高宗

卽位改別駕為長史猶居令下則權任可知矣然皇

甫湜謂廬陵古大縣有地三百里令曰趨州衙退祇

承錄判將校文粹廬陵縣廳堂記云今州之近縣當

陵戶餘二萬有地三百餘里駢山貫江扼嶺之衝材

竹鐵石之贍殖芭蕉緝之富聚土沃多稼散粒荆

楊故事官人率以貪敗令日兩趨州衙退祇承錄判將

校事之紛錯率相關照煩言易生凡事難專故愈不

理其勢卑乃如是故論其疆土品秩生殺之柄則可

與子男同論其所係屬僅與家邑之臣同一輕一重

不得純乎古矣唐名臣請重縣令之職或言今吏部

補縣令如授一尉或言不歷縣令不得任臺郎或言

清望官當先選部刺史縣令而元宗至親試以理人

策通鑑開元舊策或言於上曰今歲選敎大濫縣令

策非才及入謝上悉召縣令於宣政殿廷試以理人

濟詞理第一此其所自重者政以其權自不輕爾與

之以重權而輕其選不可也然縣令之權不可以過

重亦不可以過輕過重則自恣如段簡之殺陳子昂

子昂傳聖歷初以父喪解官縣令段簡聞其富欲

害子昂家人入錢二十萬緡簡薄其賂捕送獄死此

豈可縱過輕則無以戢奸今縣有唐之輕無唐之重

五刑得用其下二等耳頗嘗有掣其肘者况復論古

子男之制歟

選舉論選舉經五變而唐法可行

選舉之法一變而為辟舉再變而為限年三變而為

中正四變而為停年五變而為科目自隋始置進士

科而唐因之其科目不一而明經進士尤貴其得人

亦最為盛選舉志唐制取士之科多因隋舊然其大

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科之目有秀才有明經有俊

士有進士有明法有童子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

開元禮有進士有明法有童子有明算有一史有三史有

良法也古之所鄉舉里選者猶曰鄉里之選舉云爾

唐則不然舉以禮部謂之貢舉選以吏部謂之銓選

其名同其事異而其意於古猶有合苟循其制而善

用之古取士之方何以如是哉選舉志不繇館學者

列於州縣試已長吏以鄉飲酒禮會僚屬設賓主陳

組豆備管絃牲用少牢歌鹿鳴之詩因與者艾敘長

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結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戶

部集閱而關於考功員外郎試之中宗二十四年遂

移於禮部以漢初為辟舉之法限以四科一曰德行

二曰經學三曰明法四曰任事漢雜流注要知本末具舉

此其意與周官攷其德行道藝而賓興之豈遽相遠

周禮鄉大夫三歲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

之於王朝其初天下畏法莫敢謬舉而不舉者罰之

其後舉者猥濫而妄舉者有罰則徇私忘公之弊已

形矣左雄為限年之法但使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

奏本傳順帝時建言今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一

切責之以課試而貢舉之漸興矣當是時張衡且抗

對以議其非至為詔舉孝廉一以能誦章句結奏案

為限是為棄本而取末通鑑順帝紀云洛陽宣德亭

之士問以當世之弊為政所宜太史令張衡對曰自

初舉孝廉迄今二百歲矣皆先孝行有餘力始學

漢唐事考卷之四
文法辛卯詔曰能誦章句結奏案為限而胡廣亦以
雖有至孝猶不應科此棄本而取末
為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之政非必章奏魏氏之

興遂立九品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通鑑魏文帝黃

初元年尚書陳羣以天朝選用人才不盡乃立九品
官人之法州郡皆置中正以定其選擇州郡之賢有
鑑識者為之區別其取士之意本欲合之於古以德
人物第其高下

行為先而其弊乃至純任閥閱不論賢愚通典云其

著則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或道義虧缺或自五退
六自六退七及其法之弊也唯是知其閥閱非復辨

其賢故劉毅云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通鑑晉武

以吏部不能任信天下之士故令郡國各舉中正州
置大中正以為九品有言行修著則升之道義虧缺

則降之吏部憑之以補百官行之浸久中正或非其
人奸弊日滋劉毅上疏曰今立中正定九品高下任
意榮辱在乎操人主之威福奪天朝之權勢於損政
之道有入高下逐強弱是非隨興衰一人之身旬日

異狀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一晉宋循襲莫之革

也云云職名中正實為姦府也通典云南朝

弊夫以名求之則中正之選豈不合古至於梁陳北

朝至於周隋選舉之法雖互相損益而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然其流弊之甚歷

代厭苦反不若左雄課試之法行之十年號稱得人

本傳於是濟陰太守胡廣等十餘人並坐謬舉免黜
惟陳蕃李膺三十餘人得拜郎中自是莫敢輕舉迄
於永嘉多然則善法古者又何必循其區區之名也

九品之弊權歸吏部劉毅云一吏部兩郎中而欲究

竟人物何異於以管窺天而求其博通典崔亮答甥

歸尚書以一人之鑒照察天下劉毅所云一吏部云
云今勲人甚多又羽林武夫崛起而不解書計官員
甚多不可普用於是崔亮為停年格士無賢否皆以

何由而不怨哉

停解日月為斷謂之年勞甄升踵而行之史謂魏之

失才自亮始

北史本傳時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更以尚書亮為吏部尚書亮奏為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為其斷沉滯皆稱其才後甄琛等繼亮利其便也銓而行之魏之選然其法亦因時揀弊夫豈得已哉崔舉失人自亮始

亮年停之法

即裴光庭之循資格也六年侍中裴光庭兼吏部尚書始作循資格而賢愚一概必與格合乃得銓授限年躡級不得踰越於是久淹者皆便之謂之於時為譏於今為用是亦烏可少哉觀亮與其

甥劉景安書亦以矯於中正之弊而為此爾

亮傳時甥劉景安上亮書云商周以鄉貢取士兩漢由州郡選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廉唯論文章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辦姓氏取士之途不博沙汰之理未精舅屬當銓衡宜須改絃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有限之天下之士誰復修勵行哉亮復書曰汝所言乃有深致吾昨為此格有由而然古今不同時宜須異若昔子產鑄刑書以揀弊叔向譏之以正法何異汝以古禮難權宜哉吾亦

矯於中正之弊而為此爾故格法創於魏科目興於隋皆所以揀

中正之弊也嗚呼自陳羣為中正之法至隋變以科目而其弊始革自左雄為課試之法至隋變以科目

而其制乃行陳黷曰進士科目由漢迄唐為擢賢之首真知言哉

選舉二 事體與古殊固宜多弊惟考績當嚴

當唐之時言選舉之弊者類曰不求德行而第攷文章之末藝以為非古薛登曰古之取士必考素行之

原詢鄉曲之譽漢世求士亦觀其行故文試效官武

閱守禦薛登傳武后時選舉濫甚乃上疏曰古之取士考素行之原詢鄉曲之譽以淳樸為先彫

文為後云云漢世求士必觀其行有自修為閭里所推舉然後府寺交辟今方舉士尤乖其本明詔方下

固已驅馳寺府之庭出入王公之第故俗號舉人皆稱覓舉願降明制斷無當之游言收實用之良策文試効官武閱守禦云

劉曉曰國家以禮部為考試之門考文章之甲乙故天下驅馳於才藝不務德行

唐史作劉曉高宗上元年上疏論選以為今選曹以檢

勘為公道書判為得人殊不知考其德行才能況書

判借人者眾矣又禮部取士專以文章為甲乙故天

下之士皆捨德行而趨文藝有朝登甲第而夕陷刑

辟者雖日誦萬言何關理

楊綰請依古制縣令舉孝廉於刺史刺史升之禮部

文粹條奏選舉疏今之取士令將牒自舉非經國之

體也望請依古制縣令察孝廉審知在鄉閭有孝弟

及禮義廉耻之行加以經業才堪試策者以孝廉為

名薦之於州刺史刺史當以禮待之試其

所通之學自縣至省不得令舉人將牒

柳冕言文章之士不根教化進士以詩賦取人不先道理明經

以墨義考試不本儒術選人以書判殿最不尊人物

文粹謝相公書云蕭曹雖賢不能變淫麗之體二

苟雖盛不能變聲色之辭房杜雖賢不能變齊梁之

弊是則風俗好尚係在時主不在人臣明矣故文章

之士不根教化別是一技耳又與權德輿書云云隋

氏尚吏道貴其官人故其士寡廉耻唐承隋法不改

其理此天之所以待聖王正之何者進士以詩賦云

云故吏道之理天下云云奔競而無廉耻者以教之者未也閣下豈謂不然乎

各有旨義著於史集此似知本者然而不考其所以變之之由則

亦不足以為議也古之天子所自治者王畿千里之

外即為封建其王城二百里之外又責之以都鄙之

長則天子所自治者六鄉六遂二百里之間且當此

之時四民皆世其業而無越乎分守其比閭之民修

其德行而書之鄉大夫者又非有後世峻拔驟貴之

勢固亦無所覬覦而其心術純一毀譽自不相冒鄉

遂之官下視所隸什伍相聯朝夕相習可以指教而

心喻又不難乎考察下漢而郡國雜置然其僚佐皆

自辟除魏元同選舉疏按唐舊史云秦并天下罷侯置守漢氏因之有沿革諸侯得自置吏四

百石以下其輔相大官則漢為置之州郡掾吏督郵從事悉任之牧守爰自晉魏始歸吏部

所貢率二十萬口貢一人通典武帝制郡國口二十萬以上歲舉孝廉一人

帝時丁鴻等議凡率口之科皆有階品自今郡國率

二十萬口歲舉孝廉一人四十萬二人不滿二十萬

二歲一人不滿十萬三歲一人帝從之緣邊郡十萬

以上歲一人不滿者二歲一人五萬以下三歲一人

不過一二百人而止以天子之朝公卿之重一歲之

久按郡國所推薦一二百人之賢否進退雖在數千

里之外亦無難者自漢武稍稍裁抑郡國秩二千石

不許擅授官志皇子封王注漢初立諸王因項羽之置地廣千里其官職傳為太傅相為丞相

有御史大夫及諸卿秩皆二千石國家唯為置丞相

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置之至武帝時員職皆朝廷為

署不得自置魏晉而降權益內移故有勅用州主簿郡功

曹者通典北齊武平中後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賜其

州主簿郡功曹者自是之後州郡辟士之權浸移於朝廷以故外吏不得精覈由此起也

制則一命以上之官皆由廷授隋百官志周齊以來

縣正以下皆州郡將縣令至而調用理時事至是不

知時事直謂之鄉官別置品官皆吏部除授每歲考

殿最刺史縣令三年一遷繇是歲選動以萬計而後世爵

祿益貴奔競成俗欲以無憑之德行不可憑之毀譽

人人察之而冀其有得豈不難哉魏之中正曷嘗不

以德行爲本而流弊之甚後代苦之要知封建不立

世祿不行郡縣之權悉歸朝廷而欲倣古貢士之常

漢唐事箋後集卷四
制不可得矣故科目兆於漢興於晉著於唐而備於
宋朝此誠擢賢之首也誠使收之以貢舉格之以銓
選而分置之朝廷與州縣嚴爲考績之法而徐考其
後豈不合於唐虞所謂敷奏以言明試以功之良法
哉而奚遽不足以得其德行之實也哉又奚至於捨
本而徇末也哉

漢唐事箋後集卷四

